

靳育德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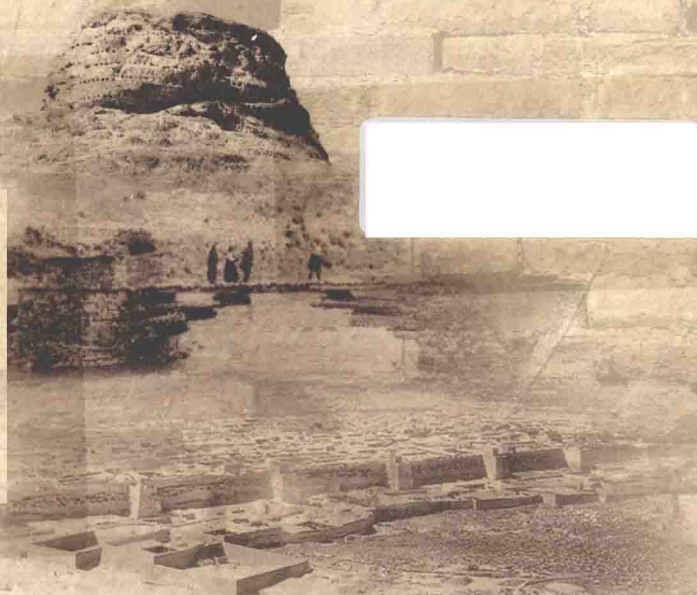
老西寧

LAOXINING

西寧周边村堡探究

貳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老西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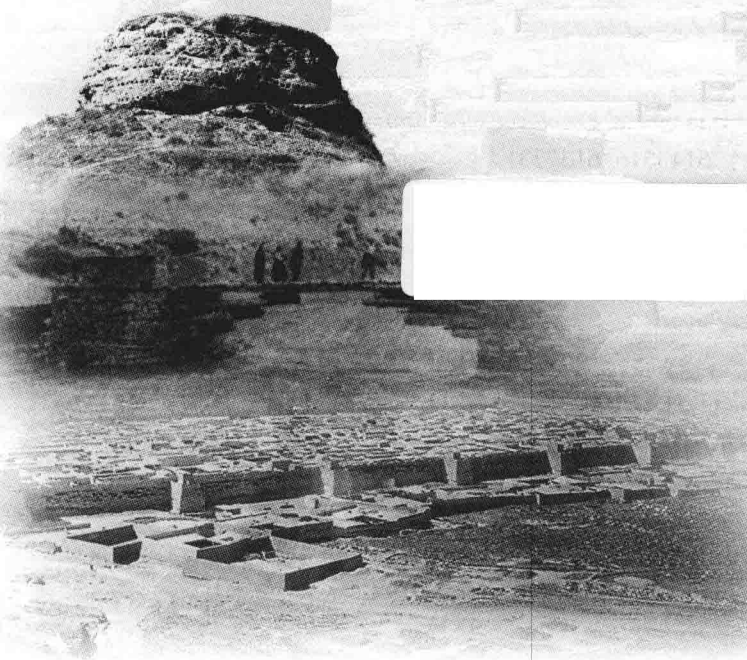
LAOXINING

貳

西宁周边村堡探究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靳育德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西宁.2, 西宁周边村堡探究 / 靳育德著. —西
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 2014. 11
ISBN 978 - 7 - 225 - 04808 - 6

I. ①老… II. ①靳… III. ①村落—文化史—西宁市
IV. ①K294. 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72208 号

老西宁贰

靳育德 著

出版人 樊原成

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: 810001 电话: (0971) 6143426 (总编室)

发行热线 (0971) 6143516/6137731

印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

经销 新华书店

开本 720mm × 1000mm 1/16

印张 13.75

字数 190 千

版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 - 7 - 225 - 04808 - 6

定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谢 佐

青海文史学者靳育德先生多年来关注西宁地区的地名文化，他的有关地名文章多见诸青海相关报刊。读过他的文章，我曾敦促他积文成册，出版发行一部西宁地名文化的著作，让广大读者增长地域文化知识，从而了解西宁及其周边的山川风貌特征，村庄堡寨的历史沿革等。靳育德先生出生于湟中，对家乡的地名情有独钟，他走遍家乡的山山水水、对家乡的地名细加考究，充分运用考古成果、史籍记载，以及民情风俗，洋洋洒洒著成一部大书，我先睹为快，开卷有益，愿与读者共同赏析。

“西宁”一词，最早出现在北宋年间，据《边政考》记载，是取“西陲安宁、西事底宁”之意。秦汉时期称西宁为“西平”，南凉王室后裔现居广东省鹤山市，他们仍以“西平”为祖根。无论西平还是西宁，地处湟水源头而为历代兵家所争。历史上戎羌首领无弋爰剑之教部众以耕稼技术，赵充国屯田河湟，邓训护羌爱民，隋炀帝西巡，光化公主、弘化公主、文成公主、金城公主四位公主远嫁途经西宁，南凉三雄建都西平，唃廝囉建政青唐城，以及元、明、清之际多民族移居西宁，民国时期马氏家族经营西

宁，可谓2000年风云注到心头，多少个地名留在眼前。靳先生说：“西宁历史上久处边远，历史的演变，民族的迁徙，无不给村堡地名留下重重的印记。研究村堡地名的起源不仅可以了解一地的历史及特点，而且还可以增长知识，从而培养爱家乡、爱青海的思想感情。”

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，城市的崛起使部分村落消失，对西宁地名源流的探究，有助于人们留下历史的记忆。自从西宁汉东川划为甘河工业园区“西区”后，“伴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改革步伐的加快，原来的汉东、拉布尔、扎扎、杨家滩、羊毛、半截沟、下麻尔、田家庄、歪菜沟（大才）等十多个村庄即将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。古村落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，被誉为经典的民间文化生态‘博物馆’，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。但随着这些村落的消失，其所蕴涵的大量文化信息、形态也将随之消失。这个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。所以，加强对这些村落历史的研究，留下一份珍贵的资料，更显得十分迫切。”应该说，这也是靳育德先生研究西宁地名文化的初衷之一。

作者也欣喜地看到，地处西宁周边的浅山村落如大有山、海子沟等，由于生态环境干旱所致，先民们当时人畜饮水极其困难，当今社会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注下，“一条‘倒虹吸’输水管连翻两座山，把娘娘山那清澈的泉水送到了世代喝涝坝水的村民家里，是过去的人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，竟真的像梦一样，飘到了西宁头顶的大有山。”作者写到的事实，是西宁市市委、市政府“治宁方略，水为大政”的实施结果。作者在描写海子沟的历史沿革及其自然环境后，欣喜地写道：“20世纪70年代，云谷川水库建成了，一条输水管道翻山越岭，把清凉的娘娘山泉水送到了每家的锅台边。人老几辈子传说中的‘海子’只给了人们一个想象中温馨的

‘太虚幻境’，而本不在这儿的云谷川水库，却让海子沟人结束了喝窖水、涝坝水的苦涩岁月，真正尝到了‘海子’的甘甜。”

靳育德先生满怀对家乡的热爱之情，在写到西宁地名时，将一地的山水乃至风景名胜多作游记式的描述，读来文笔舒畅，妙笔生花，充满了趣味性。其中涉及的历史典故、人物、事件，其前因后果层次分明。特别是写到大有山的武术、加牙的藏毯、陈家滩的木雕技艺都很详尽。靳先生为人谦逊，在对待西宁地名文化中涉及的民族、宗教方面的内容时，总是虚心求教于人。难能可贵的是书中许多涉及到的地方，他都曾亲自踏勘，对山川形胜了如指掌，这是需要文史同仁们效仿学习的。靳先生治学严谨，这部西宁历史文化专著的出版发行，将填补地域文化中西宁地名的空白，值得可贺。

谨为序。

2014年3月1日于西宁

老西寧

貳

目录 CONTENTS

- 西宁周边村名略谈 \ 1
- 地名曾渗战火味 \ 10
- 青海长城与村堡名 \ 24
- 细雨秋风话烽墩 \ 30
- 留在记忆里的村庄 \ 38
- 镇海堡·通海 \ 43
- 清平寨·黑城 \ 46
- 伏羌堡·徐家寨 \ 49
- 石峡堡·曹家堡 \ 51
- 高台堡·汉庄 \ 54
- 兴屯堡·新墩 \ 55
- 鸳鸯沟·火烧沟 \ 57
- 徐家堡·双寨 \ 59
- 马坊口·塘马坊 \ 60
- 康缠堡·康城寨 \ 62
- 小泉堡·小寨 \ 64

老西寧



目录 CONTENTS

- 新增堡·多巴 \ 65
- 陶家寨·大堡子 \ 68
- 新园堡·新平 \ 69
- 罗家湾·乐家湾 \ 72
- 安西堡·大营盘 \ 78
- 东科尔街·万安街 \ 80
- 廉川堡·史纳 \ 87
- 王孝杰米栅·东巴 \ 88
- 慕家村 \ 91
- 鲁沙尔 \ 94
- 阳霸与卡阳 \ 97
- 张李窑 \ 98
- 下麻尔 \ 101
- 海子沟 \ 102
- 阿哈吊 \ 104
- 昂藏 \ 106
- 巴浪 \ 107
- 陈家滩 \ 109
- 大有山 \ 112
- 国米滩 \ 114
- 国寺营 \ 116
- 黑嘴尔 \ 117

老西寧

貳

目录 CONTENTS

- 虎台 \ 119
- 花园南北街 \ 121
- 黄蒿台 \ 123
- 湟源南北古城 \ 125
- 加牙 \ 129
- 李九 \ 130
- 长宁堡 \ 133
- 马场 \ 136
- 星家村 \ 138
- 庙沟 \ 139
- 莫家沟 \ 141
- 坡家 \ 143
- 毛胜寺 \ 144
- 桥头镇 \ 146
- 青石坡 \ 148
- 三其 \ 150
- 尚什加 \ 153
- 申中 \ 156
- 石板沟 \ 157
- 石头磊儿 \ 159
- 苏家堡 \ 160
- 田家庄 \ 162

老西寧

貳

目录 CONTENTS

- 王斌堡 \ 164
西纳川 \ 166
享堂 \ 169
响河尔 \ 170
小桥 \ 172
享堂沟 \ 175
阴山·阴山堂 \ 178
毛伯胜 \ 179
殷家庄 \ 183
前后窑 \ 184
哈城 \ 185
小高陵 \ 187
天峻桥·天津桥 \ 189
惠民桥·惠宁桥 \ 192

- 附:西宁府城图(局部) \ 202
 文庙(儒学局部图) \ 203
 50年代西宁城区图 \ 204

后 记 \ 205

西宁周边村名略谈

西宁历史上久处边远，历史的演变，民族的迁徙，无不给村堡地名留下重重的印记。研究村堡地名的起源不仅可以了解一地的历史及特点，而且还可以增长知识，从而培养爱家乡、爱青海的思想感情。历史上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就像这里的自然环境一样，村堡地名同样折射出粗犷、朴直的特色。这里没有像内地聚贤庄、三义村这样文绉绉的地名，而更多的却是阳洼、崖头、山背后、大石头、狼舌头等有点朴实直率的村名。村名中，很多是以最早开发该地家族的“姓”来命名的，有的是以当地地形地貌特征命名的，有的是以当地当时最常见的动植物名称命名的，有的是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命名的，有的是以少数民族部落名称命名的，有的是以这里历史演变命名的。不论哪种原因，从中都可以看出我们的祖辈筚路蓝缕、含辛茹苦奋斗的历史，也可以看到历史上在人类漫无节制的盲目开发下，自然环境被破坏的历史痕迹。

西宁周边的村堡地名中，以最早开发该地家族的“姓”命名的最多，像“罗家湾”“张家寨”“李家庄”“殷刘堡”“周家大沟”“鲍家山”等，更多的村庄直接叫做“郎家”“晁马家”“沈家”“费家”“师家”

“甘家”等村寨。这样的村寨星罗棋布，不胜枚举。但随着历史的变迁，当年以旺族命名的村庄中，也许占多数的早已是其他姓氏。古语说得好：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”，而当年的旺族也许已经人丁不旺，也许已经远徙他乡，但从中可以追寻到家族的兴衰，旺聚败徙的盛衰历程。如东郊罗（乐）家湾的部分罗氏后裔后来迁往彭家寨，甚至远徙贵德，而彭家寨的部分彭氏后裔却迁往石灰沟的佐署村安居。

以当地地质特点和地形地貌特征命名的村庄名也不少，像“磨石沟”“石板沟”“白崖”“红土庄”“青石坡”“红垭壑”“石崖湾”等都是以当地地质特点命名的。还有一些用“台”（如麻尼台）、“湾”（如张家湾）、“山”（如泮子山）、“沟”（如三条沟）、“口”（如韵家口）、“滩”（如杨家滩）、“岭”（如顾家岭）、“泉”（如洪水泉）等都是以地形地貌特点命名的。像“阴崖”“阳洼”“沙窝”“大崖沟”“垭壑”“烂泥滩”“骆驼脖项”“簸箕湾”“牦牛山”“疙瘩庄”“铍尖”等都是以当地地形地貌特征命名的。

由于土质及气候的关系，有些植物在某一地区生长得特别茂盛，因而形成了一定的地域景观。当第一批拓荒者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这一景观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，他们往往以这些植物作为开垦地的参照物和标志，和其他居住点的人们互相联系，因而形成了西宁周边“马莲滩”“韭菜沟”“黄草庄”“鞭麻（即金露梅）沟”“荨麻湾”“沙葱坡”“猫儿刺沟”“糜子湾”“桦林”“双树”“灰条沟”“七棵树”“柏树堂（塘）”“燕麦川”“松树沟”等地名。

有些地方未开发前，是某些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园，由于人类的垦殖活动和滥加杀戮，现在这些动物已经很少，甚至绝迹了。但早先由于它们的存在，像上面所举的以植物命名村庄的原因一样，其印迹也深深地留在西宁周边的地名中，像“狼湾”“野马滩”“燕儿沟”“鸽子洞”“黄鼠湾”“老鸦城”“蚂蚁沟”等。也许，那里再也没有了狼的踪迹；也许，那里再也没有了野马的身影，但从这些长久流传下来的地名中，我们会深深地反省，由于人类的活动，我们已经失去了曾生活在一起的朋友。

河湟谷地是青海最早开发的地区，由于“孤悬天末”的原因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特殊的地理环境，造就了一些与军事有关的地名，有些至今仍被沿用。北宋时期，为除肘腋之患，宋与西夏断断续续交战达140余年，北宋王朝为牵制西夏，对统治河湟地区的唃廝囉政权采取争取和笼络的政策；唃廝囉为求得其势力的巩固和发展，也希望与宋结好；西夏为实现“并兵南向”的目的，亦多次出兵河湟地区。在此背景下，唃廝囉和后来进入河湟地区的北宋军队在险关要隘、交通要道筑城设防，建立军事据点，被称为“堡”，如安川堡、峡口堡、善治堡、南宗堡等。这些堡星罗棋布于西宁周围，作为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一环，为河湟地区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经1000多年的历史演变，许多“堡”已变换了名称，但还有不少村庄仍被称为“堡”，如白沈堡、雷家堡、镇海堡、长宁堡、高墙堡、老幼堡、三其堡等。

西宁周边也有许多村庄被称为“寨”，如彭家寨、刘家寨、杨家寨、沈家寨、逯家寨、徐家寨、曹家寨、傅家寨、陶家寨、张家寨、葛家寨、田家寨、谢家寨、朱家寨、宋家寨、孙家寨、毛家寨等。寨多以族姓命名，考其历史渊源，与堡同因，但“堡”是官府派兵驻防之地，“寨”是民间以家族为主的自卫结构。堡为主，寨为辅，共同构成了较为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，不能不说是战争频仍的河湟地区的一种特殊形式。由于寨的建立和发展，对河湟地区的开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西宁周边的有些地名与发生在该地的历史事件有关，尽管事件已经成为历史，但因此而形成的地名却长久保留，如有些村落称为“屯”，有些村落称为“铺”，有些村落称为“驿”，有些村落称为“营”，有些村落称为“南门”、“边墙”等。

“屯”是明朝屯田实边的产物。明王朝为了巩固西部边陲，除实行军队屯田戍边之外，还从江苏、山西、陕西等地向青海大量移民，安置于河湟地区。这种军屯和民屯政策的落实，对巩固明王朝在青海的统治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。如贵德的王屯、周屯、刘屯、脱屯等，就是有名的“贵德十屯”。王屯的始祖叫王猷，江南宜兴人，从朱元璋起兵，以功授昭信校



驿 站

尉，明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阵亡。他的家族居住在那里，屯以姓为名，称“王屯”。周屯的始祖叫周鉴，刘屯的始祖叫刘庆，康屯的始祖叫康泰，杨屯的始祖叫杨鸾，李屯的始祖叫李钊，都属河州卫中左所的正规军屯。

“铺”是元朝“递铺”制度的产物。元王朝为了加强对各地的统治，自京师至四方设立了递铺，铺设铺兵，一般为5名，专司传递投送各衙门的文书。西宁卫附近就有下十里铺、上十里铺、二十里铺、三十里铺等地名，即以距西宁卫城的路程远近命名的。

“驿”是指明王朝马驿递运所。明王朝建立后，承袭元朝递铺制度，京城设会同馆，在外设马驿并递运所，以便公差人员往来。并规定铺舍传寻常文件，马驿递送紧要公文。所以，当时在西宁至兰州设平戎驿、老鸦驿、古鄯驿、巴州驿、冰沟驿等驿站。至今，只有平安驿（平戎驿）这个地名仍被人们不时提起。

“营”是清代协路营的产物。清王朝为加强统治，在一些边防要地、交通要津建立军事据点，派兵驻防。在府城驻防的叫镇标营，如当时驻防西宁的就有镇标五营和城守营，镇标五营分前、后、左、中、右，今西宁前营街、后营街营房巷、中营房街等地名，就是因此而得名的。在城外各地驻守

的，叫“协路营”，当年29个协路营分布于西宁周边。按等级分，“营”处“协”之下，而在“汛”之上，每营有营兵若干名，以其重要与否，由守备或千总、把总等下级军官负责。数百年的烟云已逝，西宁周边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仍保留了“某某营”的地名，如坡家营、拉课营、千户营、桃红营、班仲营、端巴营、铁家营、合尔营、石家营、汤官营、图巴营、伯什营、麻子营等。

“塘”也是清代为加强防御而设的军事据点。当局除设“营”这一据点外，在一些交通要道依险要程度，设立“塘”和“卡汛”，派兵驻守，其作用相当于今天的检查站。按级别分，塘比卡汛规格高，其所驻守的地方重要一些。西宁周边就有阴山塘、押加沟塘、群加沟塘、二塘等，后随着军事据点作用的消失，许多地名后的“塘”也随之消失了，但西宁西川的阴山塘却保留了下来，不知不觉间，“塘”变成了“堂”，至今仍叫做“阴山堂”。

以“南门”、“边墙”为村名，是与明代为防“海寇”而修筑的“边墙”（今已确认为明长城）有关。南门其实应写作“閤门”，是边墙上为供人们通行而专设的通道门户，因“閤”字难写难认，故随意写为“南门”了。青海边墙上的閤门有的规模很大，俨然是座小型城门，如今天尚存的湟中县班沙尔閤门；有的修得就非常简陋。过去地方战乱不断，人们为求安全，纷纷依边墙而居，渐成村落。但随着岁月的流逝，绝大多数地段上的边墙已完全倾圮，但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却以“南门”、“边墙”为村名，如南门村、南门滩、南门峡、边墙村、边墙壕等，让人们不时会想起那远去的岁月和远去的历史。

西宁周边的有些村名，是与一些历史人物有关。有的直接以人名作村名，有的以在这里生活过的人的职业或官职作村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人的影响已被历史所湮没，官职名也成了今人所不理解的陌生名词，但翻阅历史的残卷，仍可追寻到过去的岁月。如大通朔北的药匠台，湟源峡里的兰占巴村。《丹噶尔厅志》记载：“兰占巴，人名也。”兰占巴是国已寺部落头人（百户长），清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年）归西宁县县丞管理，当时该部落只有28户。湟中县王斌堡和西宁王同堡也是以人名作村名的。

在元末豪杰并起、逐鹿中原的岁月里，江西宜兴人王猷参加了朱元璋的红巾军，后在宜兴、庐州、鄱阳湖战役中屡立战功，因而深受上司赏识。据其后裔王世哲先生讲述，在攻打开封的战斗中，王猷不避锋镝，第一个奋勇登上城墙，曾受到元帅徐达的嘉奖，后因功授昭信校尉。明王朝建立后，在西部边陲实行军屯制度，王猷和他率领的军户作为河州卫中左所的正规军屯，驻扎河州。明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，王猷奉命赴甘肃文县征剿叛乱，不幸在战斗中阵亡。王猷长子王华袭父职，奉命调往归德（今贵德）军屯实边，后来屯以姓为名，今贵德县王屯即其后裔屯田实边之地。王猷次子王斌奉命前往西宁南川驻防，当年驻防地即今城中区总寨镇王斌堡。王猷三子王同奉命前往西宁东川驻防，当年驻防地后称“王同堡”，即今东川小寨村。又如希里沟（乌兰）西有地名叫“旺尕秀”。旺尕秀是驻牧该地部落的头人，因当时流窜草原上抢劫牛羊的土匪甚多，他率众护畜保族，为劫匪所深恨，后终遭暗算而死，部落余众逃亡。劫匪为泄恨，竟用牛毛绳悬其首于当地一垭壑。当年路过此地的许多客商均见过这恐怖的一幕。因该垭壑地处荒径野道，人们经过时都不敢在此久留，行人路遇，往往都以平安经过悬挂旺尕秀头颅的垭壑而庆幸。后来，人们就称那个垭壑为“旺尕秀垭壑”，再后来，就简称为“旺尕秀”，旺尕秀成了地名，人们却忘记了地名得来的那段惨人历史。贵德尕让乡龙春河西岸有个白马寺，白马寺的创始人名“关加”，因关加是名人，其出生地至今就叫“关加村”。显赫青海500余年的李土司家族遍布省内外，据有关专家粗略统计，青海境内就有10万人之多。据《西宁府新志》记载，当年西宁城外就有李土司四门庄（南门外）、六门庄（北门外一里）、九门庄（城北八里）等。后由于城区的扩大，四门庄、六门庄等早已消失，一些远离城市、地处乡间的土司村落仍在，其中像湟中县甘河滩镇李九村（李氏九门）、大通景阳十门庄（李氏十门）等就是李土司后裔居住地。

指挥庄、国师营、千户营等村庄都是以官职名作地名的。元明间，中央王朝在西宁采用“土官与汉官参治”的办法，“封以官位，授以名号”，让各族头人代理其进行统治。这些头人成为土官后，子孙世袭，成为土司。

明王朝授以的官位有指挥使、指挥同知、指挥僉事、千户、副千户、百户、副百户等，统是武职，归兵部管理；还有大国师、国师等宗教领袖。在中央王朝尚无力量建立有效统治的西宁卫，他们拥兵割据，设衙门，开公堂，称霸一方，今湟中县指挥庄、国师营（隆奔族国师驻此，今讹写为国寺营）、千户营、大通衙门庄等均得名于此。贵德县尕让乡千户村所在地历史上曾属郭密族总千户的放牧地，这里归尕让千户管辖，故村名为“千户”。

西宁周边有的地名是与历史事件有关的。如大通县长宁，就是历史上这里曾设立过县一级的行政机构——长宁县，长宁作为西宁北边重要的军事屏障，设县治长达 200 余年。湟中县佐署，就是因为明朝初年，随着明军大举西进，河湟各族首领为了部落自身的安全，纷纷上表表示归顺，乌思巴尔族头人张答里麻被明成祖授予僧录司“左觉义”的封号，于是他选定石灰沟河西岸台地，建成“左觉义官署”，后人称其地为“佐署”。湟中县通海原称“镇海堡”，是因从明正德四年（1509 年）开始，直到嘉靖、万历年间，“海寇”成为明王朝心腹之患，为了加强西宁卫的防御，宣示当局的决心，改临蕃城为“镇海堡”。再如大通县庙沟，沟以庙名，缘于明朝千户李淳。据史料记载，李淳承袭父亲西宁指挥同知职衔后，奉命平叛，途经景阳川（今庙沟）时，因当地“山险而狭”，朔风劲吹，草木迷目，部下多有劝缓进者，但李淳大意轻敌，督兵直入，不幸中矢阵亡。李淳阵亡后，明武宗朱厚照得知后叹道：“朕之忠勇臣也。”谥忠勇，钦准在阵亡处立庙祭祀，时人称为“李王庙”，李淳后人聚族而居于此沟，因沟中曾有过李王庙，至今仍称庙沟。

西宁周边有许多新添堡、新安庄、新庄、上新庄等村名，说起这些村名的来历，完全折射出我们的先辈开发河湟谷地的艰辛历史。之所以称为“新”，是因为随着某地或某村人口的众多，而造成耕地的紧缺，部分人遂另寻新址，筑屋垦荒，建成新的村落。尽管这些村庄现在也许街巷比邻，人口繁多，但追溯往日的烟尘，也许建村的历史相对不是很长。

西宁周边有些村名是以地面建筑和人类活动命名的，如平安古城的牌楼沟，乐都的营盘湾，大通县长宁的赵家磨、宝库乡的五间房。五间房居